

舞女的悲哀

潔梅 著



創作叢書

舞女的悲哀

潔梅著

上 卷

華東書局出版

1937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售國幣三角

目次

1. 莉娜之死
2. 繫
3. 動亂中的浪花
4. 一個瘋狂的人
5. 藝術家與社會
6. 舞女的悲哀
7. 後記

莉娜之死

一

莉娜今天起身得特別早，夜來的構思，並不妨害到她的健康，她反而覺得十分爽快，許多甜的夢的幻覺一齊擁上心來，自己就覺得是天下最

幸福的一個驕子了。

起身後，拿薄薄的綢被摺疊好，吃了一些早點，就去坐在窗前的一張籐椅上，迎着太陽，一陣陣撩人的春風吹亂着她的頭髮，她微微覺得有些醉意了，面上浮出了兩個紅輪，就像發芽的玫瑰在風中招展。

她並不在思索什麼，雖然她的行動是已經使許多男子爲她顛倒，爲她忙碌，但在莉娜的心上，好像仍舊是波平如鏡。她並不爲這許多糾纏所煩惱，也並不爲這許多事情而特別歡喜。她當這是一些平常的喜劇或悲劇，是人生中應有的點綴品而已。有時，莉娜接受了人家的過分的真意後，感情也爲激動起來；有時人家同她做了十分劇烈的喜劇後，她的處女的心也曾波動過，感覺到某種需要的迫切，但這許多全是暫時的，過後，她仍舊歸於平靜的狀態了，漸漸的，她對付男性

的態度，便成為她的一種本能。莉娜覺得唯有這樣的應付人生，才是最有趣的一種方式，而且，也是對於人類復仇的一種表示。

時鐘敲過十下，郵差照例的送了一疊信來，莉娜就坐在太陽下拿一封封的來信拆開來，來信的信封有的是用的淺綠色，有的是用的淡紅色，這許多各種的顏色，也正是表示各人對於莉娜的態度。

她於是就一封封的看下去：

莉妹：

你允許我這樣的稱呼麼？

本來像我這樣的男子，那有資格了，得起像天仙般的少女的顧盼，我不是太不自量麼？但是，自從我那一次見你以後，竟蒙你殷勤的同我握手，我的心靈上就開始波動起來了，我第一次承識了處女的熱烈的真摯的心！我的莉妹，自

後我的心上就一直有了你的影子了，無時無刻不能消滅去，我夢想着能和你……你如果真的能夠接受我的摯誠的心的時候，莉娜，那時我將要怎樣的表示謝意的歡喜呢！

.....

莉娜不再看下去了，她知道這是初次對於女性渴慕着的青年，於是將這封信放在一邊，心上微微感到一些快意，嘴邊無意的浮出了一絲淺笑。

○於是再去拆第二封：

……你是我的女神，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女神喲！我的上帝喲！我將要終生的擁抱着你，我將要永遠的狂吻着你；我要擁抱着你豐滿的肉體，我要狂吻着你鮮紅的嘴唇。我將全生命全靈魂供獻給你，我將要傾我的愛來愛你！我的女神，我的姑娘，我日夜在夢魂中繫念着的愛人！……

莉娜又沒有將這封信讀畢，她只覺得信是充滿着一團烈火，她的心靈給牠戰慄住了，身體也微微有些顫抖起來。莉娜覺得這種男性實在太有些可怕，對於這太認真太『執着』了！她以後就再不敢去親近這種人了！

於是再去拆別的信有幾封是父親和兄弟的信，有一封是一個親戚寫給她的，後來，又拆到一封是排色的，淡綠色的鋼筆的字映在信封上覺得十分纖美：

我的摯愛的摯愛的妹妹：

自從春申江畔一別，我便被無情的江水衝激到這荒蕪的N地來，轉瞬已是二個月了

妹妹，這一月來，你為什麼不給一封信我呢？我真是望眼將穿了，我真不得不罵你一聲恨心的妹妹呵！

呵！我的摯愛的妹妹，我相信我一生是只愛着一個妹妹，別的人我都覺得十分厭惡，只有我的妹妹是我心上最甜蜜的人兒。妹妹，你不是也向我表示過麼？你說你再不致去愛別的男子，別的男子在眼中是不值一盼，妹妹，我相信，我們的話是能夠全始全終的呵！我們是多麼幸福阿！

今夜的月色實在好，月華如水，瀉在大地上，我徜徉在這種幽默的月下，我的青春的熱血便像火焰一般的在胸中燃燒起來了，我在這個時候如果能攜着妹妹的手，徘徊於月光之下，那是怎樣地快慰喲，

妹妹，現在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了，我大約下月就要返中，那時我又可同你在一起了，那時候的快樂，我也不願想了，我們大家留在肚裏靜靜的思索吧！

祝我快樂的人兒健康 愛你的伯華。

莉娜將這封信讀完後，口內像飲了濃醇一般，週身的感覺都十分舒適，在她的嘴角，更浮出了一個驕傲的微笑來。

她將這許多信讀完後，好像有無數的金光在她眼前盪動着，她的心靈上時時被這信所激動着；這時舒適的感覺便變爲無可奈何的心緒了！

這是她日常生活的應有的現象了，差不多每天讀完信後，總有一些舒適的感覺和惆悵的情意。舒適的感覺呢？即這許多信能夠滿足她和刺激她所需要的慾求；惆悵的情意呢？她似乎感覺得對於這許多信太不負責任，她的行爲類乎有些放浪了。

但是這些却毫不足妨礙到她少女的自尊之心，她總是一個實得驕傲的少女！青春之花剛開放的一個蓓蕾，全世界的幸福，全人類的福利好像都掌握在她有一顰一笑有色調中了。

二

夜色已經十分濃厚了，大街上死一般地靜寂。只有迎在寒風中的巡捕爲了職務關係不得不仍在這死寂的大街上來往地蹣跚，偶而遠遠地衝過一輪汽車，便將地上的塵灰捲起，死寂的街上也偶而有了一個波動，其餘便什麼都在靜寂中了。莉娜這時正從酒香肉香的人肉場裏散了出來，喝過烈酒的胸口，經了這深夜的寒風一吹，迎迎的便打着冷噤。她在這深夜中，獨自在這大街上走，心上感到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惆悵。

已經走到自己的寓所了，輕輕的扣了一扣門，便有一個娘姨來開了，她就走進了自己所住的前樓。

她這時覺得身體已是十分的疲乏了，而且帶了三分醉意的頭胸更覺得有些昏沉沉地不能自己的樣子。於是，她就不脫衣服，倒在牀上就想去

尋一個好夢。

可是，她一倒在牀上腦筋不知什麼便覺得清楚了。這時，她經了刺激過後的身心，便沉浸在一種無邊的落寞與悲哀之中。

在這樣夢一般的幽宵中，自己便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空虛和悲涼之感。

剛在燈紅酒綠的時間她就憶起來了。

那是在P影戲院包廂裏，只有她和伯華二人，因為伯華剛剛又回到上海來，所以便約了個到P影戲院來看戲。

他們差不多已有二三個月沒有見面了，這次相聚，自然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伯華分別莉娜這幾個月，這時會面，益發顯得親密。

“妹妹，別後你想念我嗎？”伯華帶了一些驕憨的口氣向着莉娜。

“我那裏會不想念你呢？我是最好希望天天

能夠同你在一起啦！”莉娜說了這句話，面上現出了一朵紅雲，表示着羞縮的樣子；同時，她便拿自己的手搭到伯華的頸項上去了。

那時伯華的心完全爲一種女性的力量所陶醉了，他便乘着影戲正在開演的時候，緊緊的抱住了莉娜的肉體一陣陣的熱氣在二人中間交換着，發散着，他倆便同時沉醉在肉感的瘋狂的意態中。

十一時出了影戲場，便上丁一家著名的菜館去晚餐。莉娜在那裏喝了許多白玫瑰，直到夜深一時過後二個人才鄭重地別去。

這也不是夢嗎？一點鐘以前尚投在一個可愛的男性的懷抱中，一點鐘以後，却仍舊回到一個人獨宿着的寓所了。

她那時悵望着瓶中的一朵凋落的梅花，心上不期然的狂湧起無邊的悲哀來。

莉娜又憶起了一些更遠的往事，這些，沒有一件不觸動着她的心的，現在却一一的做了她回憶的資料。

沒有幾天以前吧？當春意剛剛散佈到江南的時節，那時正是S花園的梅花盛開的時候，她預先就和Y約定了，大家一同到S花園去賞梅。

不料Y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S園，大家談了幾句平常的話之後，Y起先是說怎樣的欽慕她，怎樣怎樣地願一切爲她盡力，且說自從第一次看見了她之後，腦筋中便留下了一個最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影像。到後來Y君便老實不客氣的提出愛她的說話來了，而且同時也希望接受他的愛……

莉娜在那時不知被什麼支配住了竟回答不出一句話來，雖然心上在動盪着“不可能”三個大字，但她的行動却全沒有一些拒絕的表示，反而

只任着Y君的處置。Y君見他一些沒有拒絕的表示，心上便歡喜得快要發狂了，接着就做了更進一步的表示，後來也竟就將莉娜擁抱在自己的懷中，任着他的Kiss了。莉娜雖然不是初次經過男性的肉體的擁抱，但不知爲什麼她覺得Y君的擁抱益發感到有力而令她滿足，她也同時的陶醉在那肉感的享樂中去了。

更想下去呢？有同表兄的在湖濱的一夜，一同欣賞月色時的那種甜美的情緒；有同克生一同拍的一張照，那張照上自己表露着的可愛的醉態。更有，更有……

她不願再回憶下去了，總之，以前的一切，都是她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她的徘徊的青春之花，是在這許多擁抱和接吻中，在這許多燈紅酒綠的醉意中，一朵朵的開放起來了。

她現在回憶起來，只覺得這一幕幕的喜劇或

悲劇，盡是一些破滅的夢，足供過後惆悵的殘夢。

莉娜想到自己雖曾被許多男子瘋狂過，擁抱過，陶醉過，但是她自己到現在到底得了些什麼呢？有許多對她依舊不肯放手的男性，仍舊天天纏住她，不讓她脫身，好像就是今天同他一同看戲的伯華，不就是其中的一個嗎？莉娜雖然覺得這許多男子十分好煩，但總彌補不了她的一種無邊無際的空虛。

更想到她自己的太懦弱，和對於男性的太不負責任，她益發覺得自己是一天天的在沉下去。沉下去……………

不久，雄雞已在報曉了，東方也快要白起來了，莉娜也索性不想睡眠了，便從牀上坐了起來，捻亮了電燈想拿了一本書來解解愁悶。

起來拿書的時候，無意間自己的面孔在鏡子